

## 民间画师

□宋建峰

每当想起祖父,画案、油灯、笔筒、颜料、稿纸等与作画有关的元素都会在我脑海中浮现,然后祖父和蔼的面庞及伏案作画的身影渐渐明晰,这一刻的光景令我终生难忘。当岁月将他带走时,我还是一个无知的孩童,如今掐指算来已时隔三十年。

祖父生于民国中期,家中排行老二。他这一生没少吃苦,幼时读过几年私塾,青年时经历过灾荒年月,中年丧妻,坎坷一生。后来因病还走在了我曾祖父的前面,白发人送了黑发人。祖父曾任过一官半职,为当时的生产队主任。纵然生活千般不顺,唯作画可以解忧,这一画就画了几十年。祖父的绘画临摹能力当属一绝,为家乡当地的人们所称道。祖父遇事不偏袒不包庇,宁愿自己吃亏,凭借严谨务实的家风和乐善好施的作风,在家族与当地民间艺人圈中比较德高望重。

关于祖父那一代人的故事正如轻烟般地渐渐云散,淡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祖父的往事只能从父亲和邻居老人的口述中,从他留下的画作中一一追溯。十岁之前,我对儿时生活的记忆依稀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段,对其中的每一个“祖孙俩镜头”我都感到弥足珍贵。是祖父对我进行了最直接的书画启蒙教育。他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峰儿,学画画,握好毛笔是关键的第一步,再练习用笔。”祖父的眼神中透露着几分期许与关爱,又嘱咐我要坚持不解地练习。我看了一眼那双布满老茧和染满墨色的双手,当时却悟不出熟能生巧之意。

《和合二仙图》是祖父晚年最得意的一幅画作,通过简练流畅的笔墨线条将两个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。祖父画完后将此作悬挂在堂屋,并驻足凝视了良久,似乎若有所思。我问道:“爷爷,你画的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啊?”祖父摸着我的头说:“这两个是神仙人物,长大后你就知道了。”后来通过查阅资料,方知自宋代始,和合二仙作“和合”神供奉。也许祖父当初之用意,在于对改变当时生活境况的美好遐想和对克服艰难困苦的乐观从容,又在告诫我们

## 加油的回忆

□徐雪皓

油箱闪灯,油卡清零,长江加油站的最后一箱油要用完了,看着跳动的提示语,心中感慨起伏……

初认加油站是两年前?记不真切了。要加油,汽修厂老板娘热心指路说他家便宜,我开着车顺着洪江路穿过长江路高架的下方,再向前,就是斑驳的有年头的老路了,两边的建筑也变成低矮的老破小。一路慢行终于见到了,小小加油站明显建于90年代,紧凑的四台加油机,低矮的配套小房,简单的两名员工。优惠力度大,吸引了不少车主。

认识路后,他成了我的定点加油站。一次次加油、扣款,一次次点头、含笑,一来二去,和她们也熟悉起来。加油站一共四人:胖嫂嗓门大,平时下班爱玩笃子胡;于姐有个争气的好儿子,考上南京的大学了;站长是个少言、忙不停的高个儿男,据说是先进,年年不落;会计姑娘美美的,说话声音甜糯糯……小加油站站在站长的带领下有序运转,生意不错。

滨江要恢复生态建设了,工业退出,长江岸线共抓大保护,不搞大开发,还绿水青山于民。加油站沿线都要拆迁。我们的加油卡刚充值,这

灯下漫笔

秋之练  
陈顺源

## 两件小事

□杨博

—  
去年夏天,在城南小区那一排饮食店与蔬菜店的“夹缝”里,冒出一家专卖北方手工老馒头的小店。

每次经过那儿,在手工老馒头好闻的香味提醒下,我都要看一眼这家小店:店主是一位北方中年妇女,没有帮手。清晨,店门口的大蒸笼突突冒着白汽,没有顾客时,她便在里边的案板上使劲地揉面,双臂伸得笔直,肩高耸起,有时还踮起脚尖。下午四点左右,别的店开始再次忙碌,她则立于店门口与新结识的妇人们闲聊,她当天的馒头已售罄。有一次我试着买了两个,剥开馒头皮,发酵得恰到好处的面一层紧压着一层,松软可口,有嚼劲。从此,她做的馒头便成了我家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。我有几次懒得做中饭,便用馒头就咸菜加开水打发自己。我曾向她请教馒头如何存放的问题,她说:“我的馒头,就这样的大夏天,可以随便放上四五天,不用搁冰箱,如果馊了,我认罚!”有一天下午,四点还不到,我想买几个馒头带走,她说没了,掀开白纱布罩着的簸箕,拿了最后剩

下的一个,递给我,说:“送你的。”

大概不到两个月,城南小区好闻的老馒头香味就消失了,别的人在此改开了一个别的店,而红黄两色打印的招牌至今还在——淳香斋 纯手工老面馒头 老冰糖芝麻糊 花生核桃糊。

—  
早上6:30,开车从启东出发。

我计算过了,车程一小时,搬运东西20分钟,早上8:00前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把东西送到指定地点。

车刚上高速时天色微阴,“有时三点两点雨,到处十枝五枝花。”才行驶十多公里,忽起一阵狂风,大雨随即倾盆而下,到达送货地点时,场地积水足有三四公分高。我把车紧靠着一个台阶停好,这样从车上下来时便能踩着台阶了。货物全在后备厢里,我转悠了几圈,发觉没办法打开后备厢,除非自己站在水里。想找到一些可以垫脚的砖块什么的,又遍寻不着。这时负责接货的人也到了,他骑在电瓶车上,一只脚斜点着台阶,无法下来,说东西必须放在指定地点,不能更换地方。

这时,一个中年妇女踩着一辆

心窗片羽

装货的三轮车停在我们不远处。见她穿着齐膝高的胶鞋,我便向她招手。她蹬着水走了过来,问何事?我简单地说了一下原委,最后说:“你能不能帮帮我一下?一共17捆,每捆不超过20斤,你站在水里递给我就行。我付一点钱给你。”

她站在水里打开了后备厢的门,轻松地拎了一捆递给我,然后径直走上了台阶,说:

“20元。”

“两三分钟的事,10元够了,东西又不重。”

“不行!20元是起步价!”

“少点儿也不行?”

“不能少!”

“那拉倒吧!”我努力压下心头直往上蹿的火苗。

她头也不回地蹬着水走了,并迅速骑上那辆拉货的三轮车。我站在台阶上试了试,如果自己半个身子爬进后备厢,先把远一点的货物拉到近处,然后再逐一搬下来也是可能的。开车回去途中,我忽然想到,要是没有她为我打开后备厢的门,我今天非湿脚不可。不管怎样,还是应该谢谢她的。

## 人生的重要驿站

□张布

陆洪闸供销社是我人生起步的重要驿站,六十年过去了,往事至今依然魂牵梦萦。

陆洪闸改造后叫陆洪小镇,今非昔比,窄巷条石,青砖木楼,倚水而筑。我徜徉在平坦的石板路上,拾零着遗落在这里的梦。我1961年初中毕业,由市里分配到八厂供销社陆洪闸门市部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陆洪闸这个地名,问诸多人方知,沿八厂街一直往东走,到与南通县搭界的地方就是了;第一次知道农村的百货商店叫供销社;第一次独自远离唐闸的家。那日,从十字街下车后,用小扁担挑着铺盖和日用品步行二十多里才到。

那年我不满16岁。

陆洪闸供销社在镇西头。当时条件很差没水没电没宿舍,没有任何交通工具。时值国家最困难时期,饥饿的阴霾同样笼罩着这里。按说供销社要负责本地区农副产品的收购和社员的副食品店供应,外人以为供销社不缺吃喝,但饿得眼花体弱的员工面对着各类大量紧俏物资和诱人的食品,却不敢有丝毫的梦想,那是国家供应本地区农民的救命物资啊。记得一名老职工晚上值夜班,可能太饿了,忍不住吃了口茶食屑子,还在大会自我检讨,老一代职工的廉洁自律让我心灵第一次受到触动。

陆洪闸是有故事的,除了陆洪舍身堵水修闸的传说外,东街头还隐藏一个神秘小院。记得1962年

初冬,供销社来了一名客人,他轻车简行用南通话随意地在门市部,和我们及购物的社员拉家常。后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认出他是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,陆洪闸镇东的小院就是他家老宅,当年地下党活动场所之一。笔者有幸聆听到他的教导,记得最清的是那句“供销社要关注粮食生产”。

供销社与城里商店的性质不同,它不仅是保障供给,还赋予发展农村经济、市场管理、采购农副产品和对私营商店的改造等职能。员工也区别于商店营业员,我们会常被抽调去打击投机倒把,调换人民币、整顿集市和下乡服务等。

春节前是供销社最忙的时候,除了要收购农副产品供应城市,还要负责采购商品供应社员。那时物资严重短缺,春节物资全凭票证供应。一天主任对我说,柜台上人手不够,你下乡负责发放两个大队几百户的春节物资供应票证。我有些犹豫,主任说,年轻人不压点重担怎么前行。然后给我详细讲解票券发放的标准和程序。隔日,我一个人拎着包,步行下乡以小队为发放点。七天后,我终于圆满完成任务,生平第一次受到表扬。

供销社是由社员集资和政府入股联合成立的,所有业务和农民的生活、生产息息相关,所以在人们眼中供销社是政府的代表,在当地有较高的威信和信任度。凡队里遇到生产上的难事,社员家庭有了矛盾,

他们总是习惯地说,“请供销社的人评理”。这些话至今耳熟能详。

记得一天早晨,一对老夫妻站在门口,他们是请生产资料柜组长老赵评理的。不巧老赵休假,两人不嫌我年轻,信任地朝我述说着。我听懂了原来是男方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学着老赵以前样子,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,没想到还挺管用,两人当即和好了。出门时那女的朝男的又叮嘱:这是供销社的人说的。第一次调解就成功了,真高兴,至今都记得那男的姓胡。

我在人生的憬悟上一步步走向成熟。1965年秋,在越南北部湾美机的轰炸声中我应征入伍,成为当年本市供销系统的唯一。我在部队很快入党提干,后又经历了援老抗美战争的考验。1982年转业回到南通,在政法系统工作直至退休,立过功也受过奖。这一切都得益于我走上社会之初,供销社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,虽只有短短四年,但供销人的艰苦创业廉洁无私、一心为农服务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。

我骄傲,我曾是供销社人。

**“我与供销合作社”**  
中国供销合作社 CHINA CO-OP  
投稿邮箱:  
49932530@qq.com  
主办单位:南通市供销合作总社  
承办单位:南通日报社